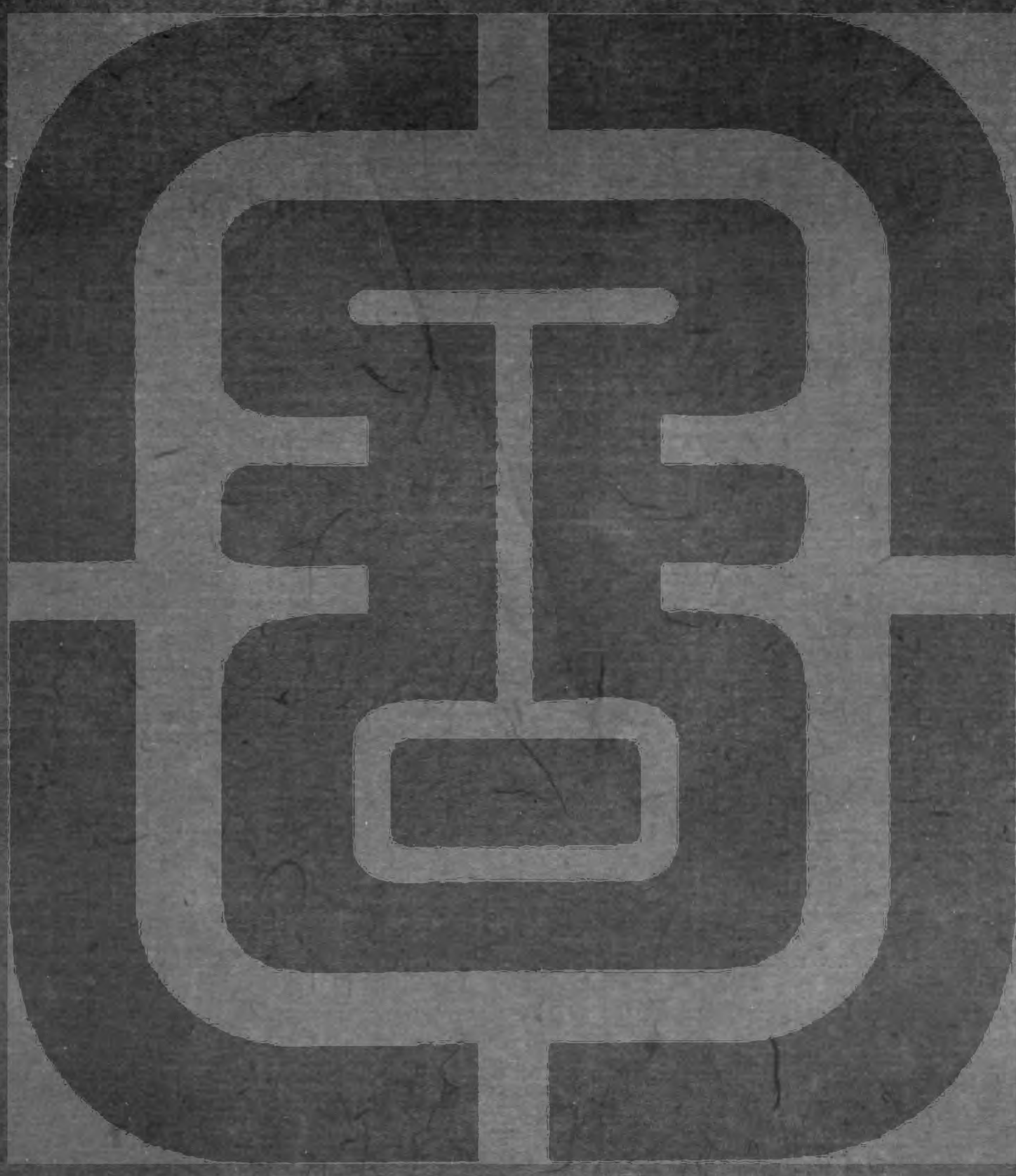


子



珊瑚網畫繼弓二十四

序

自昔賞鑒之家留神繪事者多矣著之傳記何止一書獨唐張彥遠揔括畫人姓名品而第之自軒轅時史皇而下至唐會昌元年而止著為歷代名畫記本朝郭若虛作畫見聞誌又自會昌元年至神宗皇帝熙寧七年名人藝士亦復編次兩書既出他書為贅矣余雖生承平時自少歸蜀見故家名勝避難于蜀者十五六古軸舊畫不期而聚而又先世所藏殊尤絕耳

樵李汪碩玉樂卿氏集錄



之耳散在一門往、得免焚劫猶得披尋故性情所嗜心目所寄出于精深不能移奪每念熙寧而後游心茲藝者甚衆迨今九十四春秋矣無復好事者為之紀述于是稽之方冊益以見聞叅諸自得自若虛所止之年逮乾道之三禩上而王侯下而工技凡二百一十九人或存或亡悉數畢見又列所見人家竒迹愛而不能忘者為銘心絕品及凡繪事可傳可載者褒成此書分為十卷目為畫繼若虛雖不加品第而其論氣韻生動以為非師可傳多是軒冕才賢岩穴上士高雅之情之所寄也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不

爾雖竭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嗟夫自昔妙悟精能取重于世者必凱之探微摩詰道子等輩彼庸工俗隸車載斗量何敢望其青雲後塵耶或謂若虛之論為太過吾不信也故今于類特立軒冕岩穴二門以寓微意焉鑒裁明當者須一肯首是年閏旦華國鄧椿公壽序

畫繼論聖藝

徽宗皇帝天縱將聖藝極于神即位未幾因公宰奉清閑之宴顧謂之曰朕萬幾餘暇別無他好唯好畫耳故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于先朝又取古今名人所画上自曹弗興下至黃居

宋集為一百帙列十四門總一千五百什名之曰宣和睿覽集
蓋前世畫籍未有如是之盛者也于是聖鑒周悉筆墨天成妙
體衆形兼備六法獨于翎毛尤為注意多以生漆點睛隱然亘
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衆史莫能也政和初嘗寫仙禽之形凡
二十題曰筠庄縱鶴啣或戲上林或飲太液翔鳳躍龍之形擎
露舞風之態引吭唳天以極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潔並立而
不爭獨行而不倚閑暇之格清迥之姿寓于縑素之上各極其
妙而莫有同者焉已而又製奇峰散綺畫意匠天成工奪造化
妙外之趣咫尺千里其晴巒疊秀則閨風群玉也明霞紆綵則

天漢銀潢也飛觀倚空則仙人樓居也至于祥光瑞氣浮動于
縹緲空明之間使覽之者欲跨汗漫登瀛飄蓬為峽為若若
投六合而隘九州也五年三月上巳賜宰臣以下燕于瓊林侍
從皆預酒半上遣中使持大杯勸飲且以龍翔池瀾瀾畫并題
序宣示群臣凡預燕者皆起立環觀無不仰聖文觀奎畫贊嘆
乎天下之至神至精也其後以太平日久諸福之物可致之祥
奏無虛日史不絕書動物則赤烏白鵲天鹿文禽之屬擾于禁
籞植物則檜芝珠蓮金柑駢竹瓜花來禽之類連理並蒂不可
勝紀乃取其尤異者凡十五種寫之丹青亦曰宣和睿覽冊

復有素馨茉莉天竺娑羅種、異產究其方域窮其性類賦之
于詠歌載之于畫繪為第二冊已而玉芝競秀于宮闈甘露宵
零于紫萼陽烏丹兔鸚鵡雪鷹越裳之雉玉扇皎潔鶯鷺之雉
金色煥爛六日七星巢運之龜盤螭肅鳳萬歲之石並幹雙葉
連理之蕉亦十五物作冊第三又凡所得純白禽獸一一寫形
作冊第四增加不已至累十冊各命輔臣題跋其後寔亦冠絕
古今之美也宣和四年三月辛酉駕幸秘書省訖事御提舉廳
事再宣三公宰執親王使相從官觀御府畫既至上起就書
按後倚觀之左右發篋出御書畫公宰親王使相執政人各賜

書畫兩軸于是上顧蔡攸分賜從官以下各得御畫兼行書州
書一紙又出祖宗御書及宸筆所模名畫如展子虔作北齊文
宣幸晉陽等尚靈臺即秦辰正宰執以下逡巡而退是時既思
許分賜群臣皆斷佩折巾以爭先帝為之笑此君臣慶會又非
特幣帛筐篚之厚也始建五嶽觀大集天下名手應詔者數百
人咸使畷之多不得稱百自此之後益興畫學教育衆工如進
士科下題取士復立博士考其藝能當其時臣之先祖適在政
府存宗迪猶子之房以當博士之選是時子房筆墨妙出一時咸
謂得人所試之題如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自第二人以下

多繫空舟岸側或拳鷺于舷間或栖鴉于篷背獨魁則不然画一舟人臥于舟尾橫一孤笛其意以為非無舟人止無行人耳且以見舟子之甚閒也又如亂山藏古寺魁則画虎荒山滿幅上出幡竿以見藏意餘人乃露塔尖或鷓鴣往々有見殿堂者則無復藏意矣亂離後有画院舊史流落于蜀者二三人嘗謂臣言某在院時每旬日蒙恩出御府置畫軸兩匣命中貴押送院以示學人仍責軍令狀以防遺墜清污故一時作者咸竭盡精力以副上意其後寶籙宮成繪事皆出画院上時々臨幸少不如意即加漫重別令命思雖訓督如此而衆史以人品之限所作多泥繩墨未脫卑凡殊乖聖教王育之意也

画繼論遠

画者文之極也故古今之人頗多着意張彥遠所次歷代画人冠裳大半唐則少陵題詠曲盡形容昌黎作記不遺毫髮本朝文忠歐陽三蘓父子兩晁兄弟山谷後山宛丘淮海月岩以漫至仕龍眠或評品精高或揮染超拔然則画者豈獨藝之云乎難者以為自古文人何止數公有不能且不好者將應之曰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画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曉画者寡矣

画之為用大矣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画而非画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画法以氣韵生動為第一而若虛獨歸于軒冕岩穴有以哉

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撰唐賢画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黃休復作益州名画記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于三品之末未若休復首推之為當也至徽宗皇

帝專尚法乃以神逸妙能為次

余嘗取唐宋兩朝名臣文集凡畫畫紀詠考究無遺故于群公略能察其鑒別獨山谷最為精嚴元章心眼高妙而立論有過中處少陵東坡兩翁雖注意不專而天机本高一語之確有不期合而自合者杜云妙絕動宮牆則壁傳人物須動字始能工請公放筆為直幹則千丈之姿于用筆之際非放字亦不能办至東坡又曲盡其理如始知真放本細微不比狂筆生容慧當其下筆風雨狀筆所未到氣已吞非前身頌陸安能道此等語

耶

予作此錄獨推高雅二門餘則不苦立褒貶蓋見者方可下語而聞者詎容輕議嘗攷郭若虛論成都應天孫位景朴天王曰二藝爭鋒一時壯觀傾城士庶看之闐噎余嘗按畫熟觀其下則知朴務變怪以倣位正如杜默之詩學盧仝馬異也若虛未嘗入蜀徒因所聞妄意比方豈為歐陽之誤耶然有可恕者尚注幸顯之論謂朴不及位遠甚蓋亦以傳為疑也此余所以少立褒貶

郭若虛所載往遺略如江南之王凝花鳥潤州僧修範湖石道士劉貞白松石梅雀蜀之童祥許中正人物仙佛丘仁慶花

王延嗣鬼神皆名筆也俱是熙寧以前人物

山水家畫雪景多俗嘗見營丘所作雪峰^畫叢林屋皆以淡墨為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予每以告畫人不愕然而驚則莞爾而笑足以見後學之凡下也

李營丘多才足學之士也少有大志屢舉不第竟無所成故放意于畫其所作寒林多在岩穴中裁剗俱露以興君子之在下也自餘窠植畫生於平地亦以興小人在位其意微矣宇文龍菴李蒙云宣和御府曝書屢嘗預觀李成大小山無數軸今臣庶之家各自謂其所藏山水為李成吾不信也

畫之六法難于兼全獨唐吳道子本朝李伯時始能兼之耳然
吳筆豪放不限長壁大軸出奇無窮伯時痛自裁損只于澄心
紙上運奇布巧未見其大手筆非不能也蓋寔矯之恐其或近
衆工之事

米元章云伯時病臂三年余始畫雖似推避伯時然自謂學顧
高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兼為古忠賢像其木強之氣亦不容立
伯時下矣

鳥獸艸木之賦狀也其在五方自各不同而觀畫者獨以其方
所見論難形似之不同以為或小或大或長或短或豐或瘠互
相訛笑以為口寔非善觀者也蜀雖僻遠而畫手獨多于四方
李方叔載德隅齋畫而蜀筆居半德麟貴公子也蓄畫至數十
函皆留京師所載止襄陽隨軒絕品多已如此蜀學其盛矣哉
畫之逸格至孫位極矣後人往之益為狂肆石恪孫太古猶之
可也然未免乎麓鄙至貫休雲子輩則又無所忌憚也者意欲
高而未嘗不早寔斯人之伎歟蜀之羅漢雖多最稱盧楞伽其
次杜楷丘文播兄弟耳楞伽所作多定本止坐立兩樣至于侍
衛供獻乾石松竹羽毛之屬悉皆無之不足觀杜丘雖各有此
筆意不甚清高俱愧長沙之武也

舊說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道子學成惠子耻與齊名轉而為
塑皆為天下第一故中原多惠之塑山水壁郭熙見之又出新
意遂令巧者不用泥掌止以手槍泥于壁或凹或凸俱所不問
乾則以墨隨其形跡暈成峰巒林壑加之樓閣人物之屬宛然
天成謂之影壁其後作者甚盛此宋復古張素敗壁之餘意也
大抵收藏古画往々不對或斷縑片紙皆可珍惜而又高人達
士恥于對者十中八九而俗眼遂以不成器目之夫豈知古画
至今多至五百年少至二二百年那得復有完物斷金碎玉俱
可寶也

榮輯子邕酷好畫務廣藏蓄每三伏中曝之各以其類循次
開展徧滿其家每一種日々更換旬日始了好事者鮮其比也
聞之故老曰承平時有一不肖子質画一匣于人家凡十餘番
每番止各有其半或橫或豎當中分剪如維山戴特徐熙芙蓉
桃花崔白翎毛無一全者蓋其家兄弟不義之甚凡物皆如是
分之不以為不如是則不平也誠可傷嘆

畫繼論近

徽宗建龍德宮成命待詔畫宮中屏壁皆極一時之選上來
幸一無所稱獨頽壺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季花問画者為

誰實少年新進 上喜賜緋褒錫甚寵皆莫測其故近侍嘗請于上 上曰月季鮮有能画者蓋四時朝暮花蕊葉皆不同此作春時日中者無毫髮差故厚賞之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結實喜動天顏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画院衆史令畫之各極其思華彩爛然但孔雀欲升籐墩先舉右脚上曰未也衆史愕然莫測後二日再呼問之不知所對則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舉左衆史駭然

宣和殿御閣有展子虔四載畫最為高品 上每愛玩或終日不捨但恨止有三畫其水行一畫特補遺耳一日中使至洛忽

聞洛中故家有之亟告留守求觀既見則愕然曰御閣中正欠此一畫登時進入所謂天生神聖物必有會合時也

聞之薛志曰明達皇后閣初成左廊有劉益所画百猿後志于右画百鶴以對之舉動各無相犯頗稱 上旨賞賚十倍也 政和間每御画扇則六宮諸郎競皆臨倣一樣或至數百本其間貴近往、有求御寶者

先大父在樞府日有旨賜第于龍津橋側先君侍郎作提舉官仍遣中使監脩凡背画壁皆院人所作翎毛花竹及家慶圖之類一日先君就視之見背上以舊絹山水楷拭几案取觀乃耶

熙筆也問其所自則云不知又問中使乃云此出內藏庫退材所也昔神宗好熙筆一殿專皆熙作上即位後易以古畫退入庫中者不止此耳先君云幸奏知若只得此退畫足矣明日有旨畫賜且舉輦至第中故第中屋壁無非郭畫誠千載之會也

政和間有外宅宗室不記名多蓄珍畫往王公貴人令其別識于是遂與常賣交通凡有奇跡必用詭計勾致其家即時臨摹易其真者其主莫能別也復以真本厚價易之至有循環三四者故當時號曰便宜三

勾處士不記其名在宣和間鑒賞第一眷寵甚厚凡四方所進必令定品欲命以官謝而不為止賜處士之號令待詔畫院畫院界作最工專以新意相尚嘗見一軸甚可愛玩畫一殿廊金碧煥耀朱門半開一宮女露半身于戶外以箕貯果皮作弃擲狀如鴨脚荔枝胡桃榧栗榛欠之屬一一可辨各不相因筆墨精微有如此者

祖宗舊制凡待詔出身者止有六種如模勒書丹裝背界作種飛白筆描欄界是也徽宗雖好畫如此然不欲以好玩輒假名器故畫院得官者止依倣舊制以六種之名而命之足以見聖

意之所在也

本朝舊制凡以藝進者雖服緋紫不得佩魚政宣間獨許書畫院出職人佩魚此異數也又諸待詔每立班則畫院為首書院次人如琴院碁玉百工皆在下

又畫院聽諸生學習凡係籍者每有過犯止許罰直其罪重者亦聽奏裁又他局工匠日支錢謂之食錢惟兩局則謂之俸直勤勞支給不以衆工待也 睿思殿日命待詔一人能雜畫者宿直以備不測宣喚他局皆無之也

畫院四方名試者源々而來多有不合而去者蓋一時所尚專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則謂不合法度或無師承故所作止衆工之事不能尚也

凡取畫院人不專以筆法往々以人物為先蓋召對不時恐被顧問故劉益以病贅異常雖供御畫而未嘗得見終身以為恨也

高麗松扇如節板狀其土人云非松也乃水柳木之皮故柔膩可愛其紋酷似松栢故謂之松扇東坡謂高麗白松理直而踈折以為扇如蜀中織機欄心蓋水柳也又有用紙而以琴光竹為柄如市井中所製摺疊扇者但精緻非中國可及展之廣尺

三四合之止兩指許所画多作士女乘車跨馬踏青拾翠之狀
又以金銀屑飭地面及作星漢星月人物粗有形似以其來遠
磨擦故也其所染青綠奇甚與中國不同專以空青海綠為之
近年所作尤為精巧亦有以絹素為團扇特柄長數尺為異耳
山谷題之云會稽內史三韓扇分送黃門画省中海外人烟來
眼界全勝博物注魚虫蘋汀遊女能騎馬傳道蛾眉画不如寶
扇真成集陳隼史臣今得赦青書

倭扇以松板兩指許砌疊亦如摺疊扇者其柄以銅壓錢環于
黃絲條甚精妙板工畫山川人物松竹花草亦可喜竹山尉

王公軒惠恭后家嘗作明州舶官得兩柄

西天中印度那蘭陀寺僧多画佛及菩薩羅漢像以西天布為
之其佛相好與中國人異眼目稍大口耳俱怪以帶掛右肩裸
袒坐立而已先施五藏于画背乃塗五彩于画面以金或朱紅
作地謂牛皮膠為觴故用挑膠合柳枝水甚堅清中國不得其
訣也卻太史知黎州嘗有僧自西天來就公廳令画釋迦今茶
馬司有十六羅漢

張彥遠論鑒識收藏購求閱玩

夫識書人多識画自古蓄聚寶玩之家固亦多矣則有收藏而

未能鑒識鑒識而不善閱玩者閱玩而不能裝裱裝裱而殊忘
銓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貞觀開元之代自古盛時天子神
聖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藝購求至寶歸之如雲故內府畫書
謂之大備或有進獻以獲官爵或有搜訪以獲錫賚又有從來
蓄聚之家自號畫書之府蓄聚既多必有佳者妍蚩渾雜亦在
銓量是故非其人雖近代亦朽蠹得其地則遠古亦完全其有
晉宋名跡煥然如新已歷數百年紙素彩色未甚敗何故開元
天寶間縱或已耗散良由寶之不得其地也夫金出於山珠出
於淵取之不已為天下用畫畫歲月既久耗散將盡名人藝士

不復更生可不惜哉夫人不善寶玩者動見勞辱卷舒失所者
操揉使損不解裝裱者隨手棄捐遂使真跡漸少不亦痛哉非好
好事者不可妄傳書畫近火燭不可觀書畫向風日正飡飲唾
涕不澆手並不可觀書畫昔桓玄愛重畫書每示賓客有非好
事者正飡飲寒具以手捉書畫大點污玄惋惜移時自後每出
法書輒令洗手人家要置一平安林褥拂拭舒展觀之大卷軸
宜造一架觀則懸之凡書畫時：舒展即免蠹濕余自弱年鳩
集遺失鑒玩裝理晝夜精勤每獲一卷遇一幅必攷：茸綴竟
日寶玩可致者必貨敝衣減糲食妻子僮僕切：嗤咲或曰終

日為無益之事竟何補哉既而嘆曰若復不為無益之事則安能悅有涯之生是以愛好愈篤近于成癖每清晨間景竹窓松軒以千乘為輕以一瓢為倦身外之累且無長物唯書與画猶未忘情既顏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觀閱常恨不得竊觀御府之名蹟以資書画之廣博又好事家難以假借况少真本書則不得筆法不能結字已墜家聲為終身之痛画又迹不逮意但以自娛與夫熬、汲、名利交戰于胸中不亦猶賢乎昔陶隱居啟梁武帝曰遇固博涉志未能精苦恨無書願作主書全史曉愛楷隸又羨典掌之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恣五慾寔可愧耻每以得為才鬼猶勝頑仙此陶隱居之志也由是書画皆為精妙况予凡鄙于二道能無癖好哉

郭若虛畫見聞志云彦遠字愛賓河東人能文字學隸書外多喜作八分書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筆不愧作者著法書要錄一十卷歷代名画記十卷自序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画之事畢矣

繡里平陽氏忠魁世裔家藏本

米襄陽画學

大抵画今時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即以正名

差配之好事者與賞鑒家為二等賞鑒家謂其篤好徧閱記錄
 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賞力元非酷
 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于人此謂之好事者置錦囊玉軸以為
 珍秘開之或笑倒予輒撫掌大叫曰慚惶殺人
 無名人畫甚佳今人以無名為有名不可勝數故諺云牛即戴
 嵩馬即韓幹鶴即杜荀象即章得是也

今人絕不作故事者由所為之人不考古衣冠皆使人發咲古
 人皆云某畫是故事也蜀人有晉唐餘風國初以前多作之人
 物不過一指雖乏氣骨亦秀整林木皆用重色清潤可喜今絕

不復見矣

唐初畫舉人必鹿皮冠縫掖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也蕭翼
 御史至越見辨才云着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用證未軟裏白
 襪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其制

鑒閱佛像故事者以勸戒為上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尤以烟
 雲霧景為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艸至于士女毛貴紺遊戲閱
 殊不入清玩家具眼

大略人物牛馬一摹便似山水摸皆不成山水心匠自得處高
 也

余少收畫見奇巧者皆不錄以為不應如是及長官于桂見陽朔山始知有筆力不能到者向所不錄翻恨不巧矣曰知范至能所謂平地蒼玉崛起為天下偉觀第一者真非虛語也

京西工拙其屏風上山水林木奇古坡嶂皴如董源乃知人稱江南蓋自顧以來皆一樣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体

坦然明白易辨者顧陸吳周昉人物滕邊徐唐祝花竹翎毛荆李閔董范巨然劉道士山水戴牛曹韓馬韋馬亦復難辨蓋相似衆也

蘓氏種瓜畝絕畫故事蜀人多作此等畫工甚非閻立本筆立本畫皆着色而細銷銀作月色布地今人收得便謂之李將軍思訓皆非也江南李主多有之以內合同印集賢院印之蓋收遠物或是珍貴

孫知微作星辰多奇異不類人間所傳信異人也然是逸格造次而成平淡而生動雖清拔筆皆不圍學者莫及然自有懷古圓勁之氣畫龍有神彩不俗也楊拙與吳生點睛鬚髮有意衣紋差員尚為孫逸格所破

武岳學吳有古意子洞清元作佛像羅漢善戰掣筆作鬚髮尤

三天人画壁髮彩生動然絹素画以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
之南嶽後殿壁天下奇筆

傳古龍如蜈蚣董羽龍如魚

東丹王胡環番馬見七八本雖好然非坐室清翫

滕昌祐邊鴛徐熙徐崇嗣皆如生黃筌惟蓮差勝雖富艷皆俗
黃筌画不足取易摸徐熙画不可摸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画草木葉心翎毛如唐徐後無人
繼世但以獐猿稱可嘆或云画孝嚴殿壁画院人妬其能只令
画獐猿竟為人所鳩

錦峰白蓮居士又稱鍾峰隱者皆李重光画自題號意是鍾山
隱居耳每自画必題曰鍾隱筆上着內殿書之印及押用內
合同集賢院黑印有此印者是典于文房物也內合同乃其璽
唐室皆用內合同為御印至梁高祖始用御前之印也錢氏以
內院傲之封函曰制姓名內曰制公某人可某官、上用此印
日月用國印

李王山水唐希雅黃筌之倫翎毛小筆人收甚眾好事家必五
七本不足深論

唐希雅作林竹韵清楚但不合作禽鳥又作棘林間戰筆小竹

非善是効其主李重光耳

江南周文矩士女面一如昉衣紋作戰筆此蓋布文也惟以此為別昉筆秀潤勻細

董源平淡天真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真嵐色鬱蒼枝幹勁挺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董源峰頭不工絕澗危徑幽壑荒迥多真意

巨然師董源今世多有真本嵐氣清潤布景得天真多巨然少年時多作髻頭老來平淡趣高劉道士亦江南人與巨然同師

巨然画則僧在主位劉画則道士在主位以此為別

劉荆善為雲生山頂四面峻厚

關仝人物俗石本出于畢宏有枝無幹

李成師荆浩未見一筆相似師仝關則樹相似范寬師荆浩

自稱洪谷子王詵嘗以二送題画相句龍爽画因重背入水于左邊

石上有洪谷子荆浩筆字在合綠色抹石之下後數年丹徒僧房有一軸山水與浩一同而筆乾不圍于瀑水邊題華原范寬乃是少年所作却以常法較之山頂好作密林自此趨枯老水際作突兀大石自此趨硬信荆之弟子也

李成淡墨如夢霧中石如雲動多巧少真意范寬勢雖雄傑然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物象之幽雅品固在李成上

范寬山水業：如恒岱遠山多正面折落有勢晚年用墨太多土石不分本朝自無人出其右者溪出深虛水若有聲其作雪

山全師世所謂王摩詰

王端學閩全人物益入俗

道士牛戩筆墨麓豪縱放亦不俗格固在艾宣惠崇寶覺張經之上也

禮部侍郎燕穆之司封郎宗迪直龍齒閣劉明復皆師李成復

古此二公特細秀作松枝而無向背荆楚細甚秀

趙昌王友之流如無才而善佞士初甚可惡終須伶而收錄裝堂嫁女亦不棄

趙昌王友鍾鬻輩得之可遮壁無不為少程坦崔白侯封馬賁

張自方之流皆能汙壁茶坊酒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掛不入吾曹議論得無名古筆差排猶足為尚友

江南劉常花氣格清秀有生意在趙昌王友之上

江南陳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物不工折枝花以逸筆筆一抹為枝以色亂點花欲奪造化本朝妙工也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木不佳

蘓子瞻常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常逐節生運思清拔出于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為面淡為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竹甚精子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々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吾自湖州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曰君貼此帑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竹一枯樹一怪石見與晉卿借去不還王詵覺李成皴法以金碌為之似古今觀音普陀山狀作小景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嗣濮王宗漢作蘆雁有佳思

大夫蔣長源作着色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成葉取真松為之如靈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工作凌霄花纏松亦佳作

章友直善畫龜蛇以篆筆畫亦有意又能以篆筆畫甚盤筆相似其女並能之

伯時病右手余始作画以李常師吳生終不能去其氣余乃取頷齋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又李筆神彩不高余為睛目面文骨本自是天性非師而能唯作古忠賢像也

知音求者只作橫掛三尺軸唯寶晉齋中懸隻幅成對長不過

三尺標出乃不為倚所蔽又行過肩汗不着

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畫巨然或范寬山水畫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于其上旋之掛名筆絹素大小相當成對者又漸之掛無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必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掛唐筆觀乃可掛也觀此知昔人好尚今則無須如此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湯半熟入粉槌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麓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關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

皆粗絹徐熙絹或如布

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烟薰損本色

絹素百破必好畫裂紋各有辨長橫卷裂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藕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搨亦藕不可偽作其偽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作毛起搨又堅紉也濕染者色縷間乾薰者烟臭上深淺

古畫若不甚脫不須背標若不佳換裱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艷蜂蝶只在約畧濃淡之間

一經背多或失之也

檀香辟濕氣画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為身檀身重今却取两片剗中空合柄軸鑿乃輕不損画常卷必用桐杉佳也軸重損絹不宜用金銀既俗且招盜若桓靈寶不然水晶作画挂幅必兩頭墜性重蜀青圓錢雙鸞錦最俗不可背古画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蘓木為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虫又開軸多有濕臭氣檀犀同匣共發古香紙素既古自有古香也

尋常画多中損者縛破故也線褊條濶指半絲細如綿者略

縛之為用力

余家最上品書画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迹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秘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于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參用于上品印也自画古賢唯用玉印

余家晉唐古帖十軸蓋散一百軸矣今唯絕精只有十軸在有奇書亦續去矣晉画必可寶蓋緣數晉物命所居為寶晉齋

身到則掛之當世不復有矣

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者以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太平清話畫者六書像形之一故古人金石鐘鼎隸篆往
如畫而畫家寫山水寫蘭寫竹寫梅寫葡萄多兼書法正是
禪家一合相也畫用焦墨生氣韻書用淡墨生古色此又禪
家賓主法也

苔石一人樂卿氏組述

畫史清裁

吳畫

曹弗興古稱善畫人物衣紋皴畫家謂曹衣出水吳帶當風
宣和內府刻意搜訪不過兵符畜一卷余嘗見于錢塘人家上
有紹興題印筆意神彩疑是唐末宋初人所為也

晉畫

衛協晉人也唐名畫記品第在顧愷之上世不多見其蹟畫譜
所傳高士畜刺虎畜余並見之乃唐末五代人所為耳其蹟不
可見矣

顧凱之畫如春蚕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
六法兼備有不可以言語文字形容者曾見初平起石齒夏禹
治水畝洛神賦小身天王其筆意如春雲浮空流水行地皆出
自然傳染人物容貌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暈飾唐吳道玄早
年嘗摹凱之畫位置筆意大能彷彿宣和紹興使題作真跡覽
者不可不察也

謝赫云凱之畫迹不追意聲過其寔近見唐人摹本果得其
說

六朝畫

陸探微與凱之齊名余平生止見文殊降虛真跡部從人物共
八十人飛仙四皆各有妙處內亦有番僧手持鬘髻孟者蓋西
域俗然此卷行筆緊細無纖豪遺恨望之神來動人真希世之
寶也今藏秘府後維摩像皆不追之張彥遠謂体運道舉風力
頓挫一點一拂動筆新奇非虛言也

展子虔畫山水大抵唐李將軍父子多宗之畫人物描法甚細
隨以色暈開余嘗見故實人物山水人馬等畝又見北齊後主
幸晉陽宮畝人物面部神彩如生意度具足下為唐畫之祖
六朝人畫魯姑義畝一兵士持戈作勇猛之勢義姑作安詳谷

問之態棄所生子于地作畏懼怖急挽母衣之狀而所抱之子以兩手抱義姑之項回視其兵士一如生筆法細潤傳色鮮明望而知其非唐畫舊藏彼申屠大用家今歸興義王氏王藏古画至三百軸此為最也

唐画

閻立本画三清像異國人物職貢苗傳法太上像五星像皆宣和明昌物余並見之及見步輦苗上宮人三十餘輿輦皆曲眉豐頰神采如生一朱衣髯官執笏引班後有贊普使者服小團花衣及一從者贊皇李衛公小篆題其上唐人書八分書贊普

辭婚事宋高宗題印完真奇物也

王芝子慶家收閻令画西域苗為画第一趙集賢子昂題其後云画唯人物最難器服舉止又古人所特留意者此一一備盡其妙至于髮彩生動有欲語狀蓋虛無之間真神品也

吳道子筆法超妙為百代画聖早年行筆差細中年行筆磊落揮霍如尊萊條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方圓平正高下曲直折筭停分莫不如意其傳來于焦墨痕中畧施微染自然超出縵素世謂之吳裝當時弟子甚多如盧稜伽楊庭光其尤者也五代朱繇亦能彷彿終不甚似覽者當自得之嘗見道子熒惑像

烈焰中神像威猛筆意超動使人駭然上有金章宗題印秘在
內府又見善神二燈摩利諸天像帝釋像木紋天尊像及行道
觀音托塔天王毗沙門神等行筆甚細恐其弟子輩所為
王右丞維工人物山水筆意清潤畫羅漢佛像甚佳平生喜作
雪景劍閣棧道驪網曉行捕魚雪渡村墟等畫其畫輒川畫世
之最著者也蓋其胸次瀟灑意之所至落筆便與庸史不同
周昉善畫貴游人物又喜寫真作仕女多穠麗豐肥有富貴之
氣

李思訓畫着色山水用金碧輝映為一家法其子昭道繼父之
勢妙又過之故時人號為大李將軍小李將軍至五代蜀人李
昇工畫着色山水亦呼為小李將軍宋宗室伯駒字千里復倣
倣之嫵媚無古意余嘗見神女畫明皇御苑出游畫皆思訓
生合作也又見昭道海嶼畫絹素百碎粗存神采觀其筆墨之
源皆出展子虔輩也

曹霸畫人馬筆墨沉着神采生動余平生凡四見真跡一奚官
試馬畫在申屠侍御家一調馬畫在李士弘家並宋高宗題印
其一下槽馬畫一黑一騮色圍人背立見須自髣髴奇甚其一
余所藏人馬畫紅衣美髯奚官字玉駢綠衣闍官牽昭夜白筆

意神采與前三畫同趙集賢子昂嘗題云唐人畫馬者甚衆而曹韓為之最蓋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以出衆工之右耳此卷曹筆無疑國人大僕自有一種氣象非世俗所能知也集賢當代賞識豈欺我哉

韋偃畫馬松石更佳世不多見其筆法磊落揮霍振動杜子美詩所謂戲拈秃筆掃驂騮倏見騏驎出東壁者余嘗收紅鞵疾背駝馬齒筆力勁健駿尾可數如顏魯公書法往歲鮮于伯幾見之驚嘆累日嘗賦詩曰渥注產馬如產龍韋偃畫馬如畫松奇文也惜不成章而卒

韓幹初師陳閔後師曹霸畫馬得骨月停勻法遂與曹韋並馳爭先及畫貴遊人物各臻其妙至于傳染色入縑素余嘗見其人馬畜在錢塘王氏二奚官引連錢駝馬燕支驕又見一卷朱衣白帽人騎騮五明馬四蹄破碎如行水中乃李伯時舊藏在京師明皇武馬畜三馬畜調馬畜五陵遊俠畜照夜白粉本上有幹自書內供奉韓幹照夜白粉本十字要知唐人畫馬雖多曹韓特其最著者後世李公麟伯時專師之亦可謂優入聖優者也

戴嵩專畫牛為韓晉公滉幕客專師法于韓而青出于藍者也

不唯画牛至于川原樹石牧子樵童亦各臻妙余凡七見真跡
一在揚州司德用家二牛相鬪毛骨竦然一在四明士人家一
牛引犢奇甚又見三牛畜渡水牛畜歸牧畜皆合作也古人云
牛畜非文房清玩若其筆意清潤開卷古意勃然有田家原野
氣象余于嵩有取焉

韓晉公混画人物及牛畜嘗見其田家移居畜村童蠃戲畜醉
客畜鼓腹畜醉學士畜及牛畜教本人物源流顧陸牛畜是其
所長戴嵩得其緒餘有名于世是蓋人物不及而牛獨過也
陳閱開元中人画人物得名明皇幸蜀作金橋畜人物閱主之

余見其照夜白馬畜筆法細潤在曹韓之下

唐人花鳥邊鸞最為馳譽大抵精于設色穠艷如生其他画者
雖多且有得失歷五代而得黃筌資集諸家之善山水師李昇
崔師薛稷師龍水師孫位至于花竹翎毛超出衆史筌之可齊
名者唯江南徐熙志趣高尚画艸木虫魚妙奪造化非世之
画工所可及也熙画花落筆頗重中略施丹粉生意勃然黃之
子居寶居宋熙之孫崇嗣崇矩各得家學熙之下有唐希雅亦
佳多作顛筆棘針是效其主李重光書法後有長沙易元吉作
花果禽畜尤長于獐猿多游山林窺猿狖禽鳥之樂畜其天趣

若趙昌惟以傳染為工求其骨法氣韻稍劣也又如滕昌祐丘
慶餘曹守昌崔白艾宣丁貺之徒皆得其緒餘以成一家要之
花鳥一科唐之邊鸞宋之徐黃為古今規式所謂前無古人後
無來者是也

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着堆起絹素而不隱指
平生凡四見真迹要不在盧稜伽之下

楊庭光學吳生行筆甚細而不弱畫佛像多在山林中雜畫一
一臻妙

裴寬善畫小鳥宣和所藏一卷余嘗見之作山林間小馬十數

蕭散閒適筆甚閑雅真奇作也

張璪松石清潤可愛平生嘗見四本並佳後得山堂琴會畫趙
子昂見之欲得不與因題云張璪松人間最少此卷幽深平遠
如行山陰道中誠寶繪也

崔瑗師吳生筆法大不及惟得傳色之法嘗見孔雀明皇像甚
佳

周古言畫在周昉之下文矩之上有夜遊圖傳于世

張萱工仕女人物尤長于嬰兒不在周昉之右平生凡見十許
本皆合作畫婦人朱暈耳根以此為別覽者不可不知也

王洽潑墨成山水烟雲慘淡脫去墨畦町余少年嘗見一幀甚有意度今日思之始知為洽画不可見也

湯子昇画人物極妙江南人家鑄鏡^有面真希世之物也

盧鴻画傳世不多余見宋人摹其州堂畫筆意位置清氣襲人真迹不知其妙也

范長壽醉道士^畫曾見二本皆直軸筆法緊寔可愛用色^潤

蜀人画山水人物皆以孫位為師龍水尤位所長者也世言孫

位画水張南本画火水火本無情之物二公深得其理嘗見孫

位水官^畫魚龍出沒于海濤神鬼變滅于雲漢覽之凜然真傑

傑作也

唐世名画至多要皆望而知其為唐人別有一種氣象非宋人所可比也

荆浩山水為唐末之冠關同常師之浩自號洪谷子作山水訣為范寬輩之祖

陸晁画人物極工元章画史稱其庶人章余嘗從全里葉氏見之描法甚細而有力又有解厄天官像等數^畫皆粗惡可厭蓋晁画自有二種細者為上

五代画

左 與韓虬同名畫佛像入妙曾見畫十六身小羅漢坐在岩石中筆意甚工不在韓虬下

關仝霧鎖山關畵差嫩是早年真跡在京師人家

董元天真爛熳平淡無奇唐無此品在畢宏上此米元章議論唐畫山水至宋始備如元又在諸公之上樹石幽澗峰巒清勝早年礬頭頗多暮年一洗舊習余以秘府見春龍出蟄畵孔子哭虞丘子春山畵溪岼畵秋山畵及窠石一幀于人間約見二十本皆其平生得意合作元之後有鍾陵僧巨然及劉道士劉與巨然同時畫亦同但劉畫則以道士在左巨然則以僧在左

以此為別耳要皆各得元之一髓至米氏父子用其遺法別出新意自成一家然則元之正傳者巨然為最也董元山水有二種一樣水墨礬頭跋林野樹遠樹平遠幽深山石作麻皮皴一樣着色皴紋甚少用色穠古人物多用紅青衣人面亦粉素者二種皆佳作也

周文矩畫人物宗周昉但多顛掣筆是學其主李重光畫法如此至畫仕女則無筆李後主命周文矩頷弘中畵韓熙載夜宴畵余見周畫二本于京師弘中筆與周事跡稍異有史魏王浩題字并紹興印羅文房清玩亦可為淫樂之惑耳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紙上于至畫絹，文稍粗元章謂徐熙絹如布是也

唐希雅弟忠祚花鳥亦入妙品在易元吉之下若用墨作棘針易不能及之也

李昇畫山水嘗見之至京師見西嶽降靈畵人物百餘體勢生動有未填面目者是其稿本上有紹興題印若無之則以為唐人稿本也

道士牛戩信筆作寒鵲野雉甚佳

宣和畫譜載唐李漸畫馬筆和氣調今古無儔及見三馬畵與所聞甚不逮然自有一種氣韻不可以形似求之也

支仲元畫神仙人物多作奕棋之勢筆法師顧陸緊細有力人物清潤不俗每見高宗題作晉六朝高古名筆者多仲元所作當有知者賞余言

唐畫龍畵在東浙錢氏家絹十二幅作一幀其高下稱是中止畵一龍頭一左臂雲氣騰湧墨痕如臂大筆蹟圓勁沉着如印一鱗如二尺盤大不知當時用何筆如此峻利上有吳越錢王大書感應祈雨神龍并書事蹟舊題作吳老子要知唐人無疑也

嘗見帝上画一人一騎甚佳後題永徽年月日太原王弘画不
知弘為何人徧攷不出信知唐人能画者固多記錄不能也
仕女之工在于得其閨閣之態唐周昉張萱五代杜霄周文矩
下及蘇漢臣輩皆得其妙不在施朱傅粉鏤金珮玉以飾為工
余嘗見收宮女畫文矩筆也置玉笛于腰帶中目視指爪情意
凝竚知其有所思也又見文矩画高僧試筆畫在錢塘民家一
僧攘臂揮翰旁觀教士人咨嗟噴之態如聞其聲真奇筆也
董元夏山畫在史崇文家天真爛熳拍塞滿軸不為虛歇烘鎖
之意而幽深古潤使人神情爽朗古人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

豈意數尺敗素亦能若是

顧德謙蕭翼賺蘭亭畫在宜興岳氏作老僧自負自藏之意口
目可見後有米元暉畢少董諸公跋少董畢良史也跋云此画
能用硃砂石粉而筆力雄健入本朝諸人皆所不能比丘塵柄
指掌非盛稱蘭亭之美則力辭以無蕭君袖手營度瑟縮其意
必欲得之皆是妙處画必貴古其說如此又山西童藻跋云對
榻僧新色可掬旁僧亦復不悅僧物果難取哉
唐人画李百妹產黃庭經畫曾于司德用家見一本萬山中一
白衣婦人踞地臨溪洗一本經之毫光燭天殊不知其意也

胡瓌畫番部人馬用狼毫製筆疏渲駿尾緊細有力至于宮廬什物各盡其妙司德用家唱鷹因其妙品也

阮部畫人物仕女極工且秀美見而愛玩錢塘人家有賢妃盥手畫尤佳絕

五代婦人童氏畫六隱畫見于宣和畫譜今藏山陰王子才監簿家乃畫范蠡至張志和等六人乘舟而隱者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亦甚可愛

黃筌畫枯木信筆塗抹畫竹如斬釘截鐵至京見二幅信天下

奇筆也

衛賢五代人作界畫可觀余嘗收其盤車水磨畫佳甚又見王子慶驢鳴畫亦佳但樹木古拙皴法不老耳

胡翼工畫人物關仝畫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為之僧貫休畫羅漢高僧不類世俗貌

郭乾暉畫鷹鳥得名于時鍾隱亦負重名自謂不及及變姓名受傭于郭經年得其筆意末去再拜陳所以郭憐畫以傳授故與齊名古人用心獨苦如此

郝澄畫馬甚俗嘗見人馬畫不過一工人所為殊無古意上有

宣和題印又曾見滾塵馬畫後有篆文曰金陵郝澄極妙知是
兩手又見宣馬畫亦俗始悟滾塵馬是無名人妄加篆文以取
重不知反累畫也

陸瑾江南人畫捕魚畫大抵宗王右丞嫵媚過之又嘗見溪山
風雨畫尤佳

厲歸真五代人畫牛甚妙嘗見牧牛畫大幅遠山清潤入牛閒
適後有八分書羽士厲歸真筆舊藏喬仲山家今不知在于何
處

張符畫牛得名于唐曾見渡水牛一卷甚平常在戴嵩之下符

自號烟波子

曹仲玄三官及五方如來像余曾見之間江南王氏家有白衣
觀音像未見大抵曹師吳生不得其法晚自作細筆畫以自別
為一家

孫夢卿松石問禪畫在錢塘人家一松清潤一僧甚閑雅一士
人作問答尊禮意筆法精妙稱為孫吳生名不虛得也

僧傳古龍髯勢勝董羽作水甚不逮僕平生于龍畫最多留心
看覽葉公之迹不可復見秘閣曹弗興龍首于傳有之張僧繇
吳道子輩所作不傳于世唐畫曾見錢氏所藏十二幅絹素作

一首一臂五代傳古龍約看十四五本亦曾收過二三本大抵得蜿蜒升降之勢而尤未免于画法且看馬畜要識神駿龍畜要識變化故画龍馬最難蓋一主于變化出沒必流于戲墨于画法甚虧若拘于画法則又乏變化之意故能画尤難董羽專門之學亦不拘于形似元章云董羽龍似魚傳古龍似蜈蚣真知言哉嘗見董元龍數本皆清奇可愛元之長政不在是姑置勿論近世陳容公儲本儒家者流画龍深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噴水成霧醉餘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成之昇者降者俯而欲噓者怒而欲視者踞而爪石者相向者相鬪者

雲躍霧戰沙出水以珠為戲而爭者或全骸發見或一臂一首隱約而可名狀者曾不經意而皆得神妙豈胸中自有得于天者耶

五代袁羲宋徐白善画魚及過視其跡不過力凡間物耳使人起羨膾之興獨文臣劉宋画水中雖風萍水荇觀之活動至于鱗尾性情游潛迴泳皆得其妙平生嘗觀其画近見落花游魚畜紅桃一枝飛花數片一赤鯉漾輕波吹落英深得詩人之意僧運能画五代人善画佛像得唐人法有古意

宋画

武宗元宗之吳生也。畫人物行筆如流水，神采活動，嘗見朝元仙仗，備作五方帝君，部從服御，眉目頽眇，一一如生前輩，甚稱賞之。

營丘李成，世業儒胸，次磊落有大志，寓意于山水，凡雲烟變滅，水石幽閒，平遠險易之形，風雨晦明之態，莫不曲盡其妙。議者以為古今第一傳世，雖多真者，極少。元章平生只見二本，至欲作無李論，蓋成平生所畫，祇自娛耳。既勢不可逼，利不可取，宜傳于世者不多。宣和御府所藏一百五十九卷，真偽果能辨耶？翟院深臨摹，彷彿亂真。若論神氣，則霄壤也。宋復古李公年王誥陳用志皆宗師之得其遺意，亦足名一世。郭熙其弟子之最著者也。

范寬名中立，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畫山水初師李成，既乃嘆曰：與其師諸人，不若師諸造化。乃脫舊習，遊秦中，徧觀奇勝，落筆雄偉老硬，真得山骨。宗三家山水，超絕唐世者。董元李成、范寬三人而已。嘗評之：董元得山之神氣，李成得山之體貌，范寬得山之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為首代師法。寬尤長雪山，見之使人凜。其弟子黃懷玉，紀真商，訓然黃失之。工紀失之，似商失之。拙各得其一體。若懷玉刻意臨摹，其雪山遇得意。

處淺意未易斷也

郭熙河陽人師李成善得烟雲出沒峰巒隱顯之態嘗論画山曰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伏冬山慘淡而如睡觀其議論可以知其画也僕平生見真蹟約五十本然絕佳者不過一二十軸而已然山頂峻險學者苟失其意竟成匾薄無林深雲密之態後世楊士賢領涼皆學之

許道寧初賣藥長安市中画山水以集衆故早年画俗惡大甚至中年成名稍自檢束至細微處始入妙理傳世甚多佳本極少峰頭直峻而下是其得意筆也

王詵字晉卿學李成山水清潤可愛又作着色山水師唐李將軍不今不古自成一家內臣馮瑾模其筆墨臨倣乱真高宗竟題作王詵觀者不可不察也然余能望而知之

李伯時字畫人物極工專師吳生照映千古者也画馬師韓幹不為着色獨用澄心紙為之唯模古画用絹素着色筆法如行云流水有起倒作天王佛像全法吳生士人喬仲常專師伯時彷彿乱真至南渡吳興僧梵隆亦師伯時但人物多作出水紋稍乏神氣若画馬則全不能也伯時暮年作画蒼古字亦老成余嘗見徐神翁像筆墨草、神氣炯然上有二絕句亦老筆所

班班錄
卷之
書佳作又見伯時摹韓幹三馬神駿突出縑素今在杭州人家
使韓復生亦恐不能復盡過也

王端画人物古拙無神氣

石恪画戲筆人物唯面部手足用画法衣紋麓筆成之

武岳長沙人工画人物尤長于天神星像用筆純熟其子洞清
能世其學過父遠甚凡世間星像天神藥王等像傳流甚多神
妙不俗大抵與武宗元相上下而神彩勝之宗元朝元仙仗
昔藏張君錫家今歸杭人崔氏儘一足絹作五帝朝元人物仙
伏背項相倚大抵如寫草書然亦奇物也

王士元善画山水屋木宣和画譜止于山水部收山閣齋一卷
至稱其兼有諸家之妙人物師周昉山水師關仝屋木師郭忠
恕凡所下筆皆極精微卻于宮室叙論中貶之云如王士元輩
可以皂隸目之議論相反者每如此

高克明画山水雖工不免盡人之習無深厚高古之氣

趙幹画山水多作江南景風致平俗杭人收秋涉齋上有宣和
題印甚佳

翟院深學李成画山水臨摹偏真自作多佳世所有成画多此
人為之

王齊翰畫佛像神仙山水筆法雖佳不免近俗若入細者勝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畫花鳥如生人但以獐猿名之

裴文覲工畫有聲然形似有之古意不足也

燕文季作山水清潤可愛然取其氣骨無有也

李伯時摹李將軍海峽畵雖摹昭道法至于筆意水痕林叢處
不能脫其習此頓在京師人家

孫太古湖灘水石畵在浙右民家雙幅長軸中畵一石高數尺
湍流激注飛濤走雪聽之似覺有聲黃筌不能過也

徽宗性嗜畵作花鳥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間有入神

品者歷代帝王能畵者至徽宗可謂盡意當時設建學諸生試

試藝如取程文等高下為進身之階故一時技藝皆臻其妙嘗

命學人畵孔雀升墩障屏大不稱旨復命餘子次第呈進有極

盡工力亦不得用者乃相與詣闕陳請所謂旨曰凡孔雀升墩

必先左脚卸等所畵俱先右脚驗之信然群工遂服其格物之

精類以當時承平久四方貢獻珍奇之石奇花佳果無虛日徽

宗乃作冊畵寫每一枝二葉十五版作一冊名宣和睿覽集累

至數百及千餘冊余度其萬幾之餘安得二暇至于此要是當

時畵院諸人倣倣其作特題印之耳然徽宗親作者余自可望

而識之

鄆王徽宗第二子也能畫花鳥克肖聖藝墨花入能品嘗見一
卷後題年月日臣某畫進徽宗御批其後日覽御近画似覺稍
進但用墨粗欠生動耳後作當謹之以知此知一時諸王留心
于画學者皆如此也

張敦禮汴梁人画人物師六朝筆意哲宗壻也嘗見其論画曰
画之為藝雖小至于使人鑒惡勸善聳人觀聽為補豈可儕于
衆工哉敦禮画人物貴賤美惡容貌可見筆法緊細神采如生
江南見陳元達鎖樹諫畝其忠義之氣突出縑素在京師見阮

孚蠟屐畝人物樹石並倣顧陸後有敦禮所受追贈太師誥命
是其家藏之物子孫就以誥命附其後真奇品也

文與可竹真者甚少平生止見五本偽者三十本往見張受益
古齋泥屏上倒垂枝上題熙寧二年己酉冬至日巴郡文同與
可戲墨奇作也後有絹画三本一一如此題筆墨皆相似天地
間未見者尚多豈與可一日間能作此數本耶然真偽一見自
可辨之

東坡先生文章翰墨照耀千古復能留心墨戲作墨竹師與可
枯木奇石時出新意僕平生曾見謫黃州于路途民家雞栖豕

牢間有藁竹木石因畫其狀作木葉亦細紋甚縷及在秘監得見拳石老檜巨壑海松二幀竒怪之甚墨竹凡見十四卷大抵寫意不求形似僕曾收枯木竹石畫上有元章一詩今為道士黃可玉所有矣

米芾元章天資高邁書法入神宣和立書畫學擢為博士初見徽宗進所畫楚山清曉畫大稱旨命書周官篇于御屏書畢擲筆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宗萬古徽宗潛立于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稱賞元章再拜求索所用端硯因就賜之元章喜拜置之懷中墨汁淋漓朝服帝大笑而罷其為豪

放類若此作画善寫古賢像山水其源出董元天真發露怪奇枯木松石時出新意然傳世不多耳其子友仁字元暉能傳家學作山水清致可掬亦略變其尊人所為成一家法烟雲變滅林泉點綴生意無窮平生亦珍重不易與人當時翟耆年有詩云善画無根樹能描朦朧雲如今身貴也不肯與閒人其為世貴重如此余平生凡收數卷散失不存今但有一橫披紙画上題數百字全師董元真元暉第一品也其弟友知亦善画亦善書元章云幼見友知代吾名書碑及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示簡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元章嘗稱華亭李中景元作翎毛有天趣樹木不佳僕屢見其画樹石甚拙禽鳥佳處多

宋宗室如千里布遠皆得丹青之妙如大年小景墨雁雜禽又出尋常宗室筆墨之外者嗣濮王宗漢墨雁可入神品

宋迪字復古師李成清甚大士夫画中最佳不在李公年之下其猶子：房亦得家法

劉涇字巨濟與元章為書画友作枯木有奇思周怡者画院人宣和末承應摹倣唐画有可觀

崔白蘆雁之類雖清致余平生不喜見之獨有一大軸絹潤一

丈許長二尺許中濃墨塗作八大雁盡飛鳴宿食之態東坡先生大字題詩曰扶桑之壘如益益天女織絹雲漢上往來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臂三千丈云：真白之得意筆也

李伯時十六小馬畜至京師始見之紙素數寸中作山林十六馬飲水斲草樂天趣于其間神駿可愛伯時小字題其後今在郝大參家

徽宗自画夢游化城畜人物如半小指累數千人城郭宮室旌麾鼓樂仙嬪真宰雲霞霄漢禽畜龍馬凡天地間所有之物色色具備為工甚至觀之令人起神游八極之想不復知有人間

世之奇物也今在嘉興陳氏又見其臨李昭道摘瓜畝舊在張
受益家今聞在京師某人處画明皇騎三駿照夜白馬出棧道
飛仙嶺下乍見小橋馬驚不進遠地二人摘瓜後有數騎漸至
奇迹也

程坦元章時人善雜画往見之張受益收松竹障八幅頗佳
如人物甚俗城南李氏收鍾馗小妹二幀甚惡元章謂程坦能
污茶坊酒肆壁者此論真是

花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政所謂寫意者也
傳世不多僕平生止見四五本子昂學其枝條花用別法

宋南渡士人多有善画者如朱敦儒布衣畢良史少董江泰貫
道皆能画山水窠石若画院諸人得名者若李唐周曾馬賁下
至馬遠夏圭李迪李安忠樓觀梁楷之徒僕于李唐差加賞閱
其餘諸人亦不能盡別也

畢少董能画山水不在朱布真之下僕嘗見之故表異以語後
人
馬和之作人物甚佳行筆飄逸時人目為小吳生更能脫去習
俗留意高古亦人未易到也

池州画工作九華秋浦畝元章云甚有清趣師董元余見凡有

七八本其工緻甚多信元章之說不妄

楊補之墨梅甚清絕水仙亦奇自號逃禪老人

湯叔雅江右人墨梅甚佳大抵宗補之別出新意水仙蘭花亦佳

趙孟堅字子固寫蘭最得妙其葉如錢花莖亦佳作石用筆輕拂如飛白書狀前人無此作也畫梅竹水仙松枝墨戲皆入妙品水仙為尤高子昂專師其蘭石覽者當自知其高下

近世牧溪僧法常作墨戲用墨粗少古法

廉希字宣仲畫枯木藪竹奇石清致不俗本學東坡青出于藍

自號射澤老人畫松柏亦奇兼善山水清潤甚佳杭州龍井寺板壁畫松石古木二真得意之筆

王清叔畫枯木竹石倣廉宣仲法亦能亂真但筆墨稍粗乏生意耳

常州太守寺佛殿後壁有徐友畫水名清濟貫河中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十尺觀者異之友之妙詎在是哉筆法既老波浪起末得其水勢相對活動愈看愈奇兵火間寺屋盡焚而此殿巍然獨存豈水能壓之耶

金画

王庭筠字子端畫枯木竹石山水往見之獨京口石民瞻家
幽竹枯槎蓄武陵劉進甫家山林秋晚蓄上逼古人胸次不在
元章之下也

楊秘監畫山水全師李成

任洵字君謨艸書入能品山水亦佳在王子端之下

金顯宗章宗父也畫墨竹俗惡章宗每題其籤金人畫馬極有
可觀惜不能盡知其姓名

國朝

龔聖予先生名開淮陰人身長八尺碩大美髯讀書為文能成

一家法畫馬專師曹霸得神駿之意但用筆頗粗此為不足爾
畫人物亦師韓^曹畫山水師米元暉梅菊花卉雜師古作卷後必
必題詩或贊跋皆新奇嘗自畫瘦馬題詩曰一從雲霧降天關
空盡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此詩膾
炙天下人口真有盛唐風致嘗作雲山稿五冊傳于家余嘗見
之乃平生所臨畫稿亦奇物也

江南畫工陳琳字仲美其先本畫院待詔琳能師古凡山水花
竹禽鳥皆稱其妙見畫臨摹彷彿古人子昂相與講明多所資
益故其畫不俗宋南渡二百年工人無此手也

外國画高昌国画用金銀箔子及朱墨點。如雨消洒在紙上
画翎毛如中国花草亦佳高麗画觀音像甚工其源出唐尉遲
乙僧筆意流而至於纖麗

雜論

古人作画皆有深意運思落筆莫不各有所主况名下無虛士
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

画之六法得其一二者尚能名立又得其全者可知也
今人看画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合其意者為佳不合其意者
為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失對

余自十七八歲便有迂濶之意見画愛不棄手見鑒賞之士
便加禮問遍借記錄彷彿成詳誦味其言歷觀名迹忝攷古說始
始有悟少若不留心不過為聽聲隨影終不精鑒也

人物于画最為難工盖拘于形似位置則失神運氣像

顧陸之迹世不多見唐名手至多吳道子画家之聖也照映古
宋李公麟伯時一出遂可與古作者並驅爭先得伯時画三帝
可敵吳生画一二紙得吳生画二紙可易顧陸一紙其為輕重
相懸類若此

古人以画得名者必有一科是其所長如唐之鄭虔蜀之李昇

並以山水名宣和畫譜皆入人物等部畫目稱其能山水而所
收止人物神仙耳其他不可枚舉余九欲條宣和畫譜者數矣
惜未得遂所欲也

宋高宗每搜至書畫必命米友仁鑒定題跋往有一時附會
會迎合上意者嘗見畫數卷頗未佳而題識甚真鑒者不可不
知也

世人收畫必欲盛飾^以金銀玉不知金玉乃誨盜之端前賢事迹
可鑒

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俗人尤不可示之卷舒
不得其法最為害物至于庸人俗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藻
本不識物亂訂真偽令人短氣耳

看畫本土大夫適興寄意而已有力收購有目力鑒賞遇勝日
有好懷彼此出示較量高下政欲相與誇竒闔異博物耳今之
輕薄子則不然縱目力略知一二見人好物故貶刺疵類用心
計購至于必得倘不得則生造毀謗必欲此物名譽聲價不彰
若賞鑒高尚之士固不待破說平嘗目力未定者或為所惑已
收一物性命與俱妄自稱譽人或欲之必作說艱阻得善價而
後已此皆心術不正不可不鑒

看画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可拘以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

初學看画不可不講明要妙觀閱記錄否則縱鑒精熟見画便知何誰便識美惡之由茫然無對雖妄加議論支吾一時言吐俗繆識見淺短為知者所哂不可不學也

人家子弟不可不留心看書画蓋留心不于此必于彼所益非一端前輩名人鉅公未有不游意于此者陳無已詩云老知書画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讀之可為浩嘆

古人画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州不經意處有自

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

宋人賞鑒精妙無出于米南宮元章然此公天資極高立論時有過處當時劉巨濟薛道祖林中子蘓志東兄弟皆不及之後有黃伯思長睿者出著法帖刊誤專攻米公之失余從而為辨析甚詳作法帖正誤一卷專指長睿之得失當使元章復生不易吾言

俗人論画不知筆法氣韻之神妙但先指形似形似者俗子之之見也

古人論画之神妙有云画十二辰畜有十二游蜂循環飛動画

婦人則有迴身轉頭之異不可枚舉此皆迂繆其說以求奇非正論也

今之人多取形似不知古人最以形似為末節如李伯時畫人物吳道子後一人而已猶未免于形似之失蓋其妙處在于筆法氣韻神彩形似末也東坡先生有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平生不唯得看畫之法于此詩至于作詩之法亦于此悟

唐人畫卷多用碧綾刻背當時名士于闌道上題字自經宣和紹興裝飾盡用拆去古迹邈不可得已

唐人背手卷多有紫綾作標首至有紅綾作引首用珊瑚為小軸如今藏經之狀

宋末士大夫不識畫者多縱得賞鑒之名亦甚苟且蓋物尽在天府人間所存不多動為豪勢奪去賈似道擅國柄留意收藏當時趨附之徒盡心搜訪以獻今往見其所有真偽相半詎當聞見不廣抑似道目力不高一時附會致然耶

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烟江疊嶂之類不可枚舉

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花卉之

至清画者常以意寫之不在以形似耳陳去非詩云意足不求
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其斯之謂歟

画有賓主不可使賓勝主謂如山水則山水是主雲烟樹石人
物禽畜樓觀皆是賓且如一尺之山是主凡賓者遠近折筭須
要停勻謂如人物是主凡賓皆隨其遠近高下布景可以意推
也

染絹上深下淡薰絹上黑顏色黯淡掇碎者文理不直絲乱断
唯自然古者絹黑而丹青自明看画不必以絲素明闇為辨
看画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骸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

求形似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

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
收置不遏聽聲此謂好事若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錄傳或自
能画或深得画意每得一畫終日寶玩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
不能奪也

收画之法道釋為上蓋古人用功于此欲覽者生敬慕愛禮之
意其次人物可為鑒戒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其次花艸其次
画馬可以閱神駿若仕女番族雖精妙非文房所可玩者此元
章之論也

今人收畫多貴古而賤近且如山水花鳥宋之教人超越往昔但取其神妙勿論世代可也

只如本朝趙子昂金國王子端宋南渡二百年間無此作元章收晉六朝唐五代畫至多在宋朝名筆亦收置稱賞若以世代遠近不看畫之妙否非真知者也

觀畫之法先觀氣韻次觀筆意骨法位置傳染然後形似此六法也若觀山水墨竹梅蘭枯木奇石墨花墨禽等遊戲翰墨高人勝士寄興寫意者慎不以可形似求之先觀天真次觀意趣相對忘筆墨之迹方為得趣

今人觀畫不知六法開弓便加稱賞或人問其妙處則不知所答皆是平昔偶爾看熟或附會一時不知其源深可鄙笑

收畫若山水花竹窠石等作挂軸文房舒掛若故寔人物必須橫卷為佳

畫之為物有不言之妙古人命意如此須有具眼辨之方得其理若賞閱不精又不觀記錄知其源流縱對顧陸名筆不過為鼠竊金以自寶奚貴其知味也哉

山水之為物稟造化之秀陰陽晦明晴雨寒暑朝暮晝夜隨形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邱壑汪洋如萬頃波未易摹

寫

六朝至唐畫者雖多筆法位置深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宏鄭
虔之後出深造其理五代荆關又別出新意一洗前習迨于宋
朝董元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山水之法始
備三家之 各有入室弟子二三人終不逮也

去俗論畫必曰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故人以界畫
為易事不知方員曲直高下低昂遠近凹凸工拙纖麗梓人匠
氏有不能尽其妙者况筆墨規尺運思于縑楮之上求其法度
準繩此為至難古人畫諸科各有其人界畫則唐絕無作者歷

五代始得郭忠恕一人其他如王士元趙忠義三數人而已如
衛賢高克明抑又次焉近見集賢趙子昂教其子雍作界畫云
諸畫或可杜撰購人至界畫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此為知者
大凡觀畫未精多難為物此上下通病也余小年見神妙之物
稍不合所見便目為偽今則不然多聞闕疑古人之所以傳世
者也必有其實

元人湯采真畫評議論甚高精于賞鑒樂聞外史王水氏愛
而輯之畫史

珊瑚網畫繼馬二十四終

珊瑚網畫法附二十四後

構李汪何玉樂卿氏集錄

山水訣見宋郭忠林泉高致或云李成作

凡画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此其格也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高與雲齊遠水無波隱之如眉此其式也山要雲塞石壁泉塞道路人塞樓臺樹塞石分三面路別兩歧樹看頂顛水看岍基此其訣也凡画山水峻拔者峰平夷者岑峭壁者崖通穴者岫形員者峦兩山夾路者壑兩山夾水者澗水注川者溪泉通州者谷路下土平曰坡似土而高者曰坂若

能辨別乎此則知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次辨清濁定
 衆峰之揖拱列群岫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漫不多不少要分遠
 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要迴抱水要潏迴茂
 林古寺木觀可安斷岬顏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
 木岬絕處古渡山絕處荒邨水濶處征帆林密處店舍懸崖古
 木根露而藤纏臨流怪石嵌空而水痕凡作林木遠則踈平近
 則高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松皮似鱗柏皮纏身生于土
 者修長而叢一作直生于石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
 寒林扶踈而蕭森凡画山水須按四時春景則霧鎖烟籠樹木

隱。遠水拖藍山色漸青夏景則林木蔽天綠蕪平坡倚雲瀑
 布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一色霞鷺齊飛雁橫烟塞蘆渚沙汀
 冬景則積地為雪水淺沙平凍雲黯淡酒斝孤邨客舟倚岬樵
 者負薪風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蓑衣有風
 無雨枝葉斜披有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雲收天碧薄霽依
 稀山光淺翠網晒斜暉曉景則千山門一作欲曙輕霧霏。朦朧
 殘月氣象熹微暮景則山銜落日犬吠踈籬僧投遠寺帆卸江
 湄行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烟斜霧橫或遠岫雲歸或秋江古渡
 或荒塚斷碑或洞庭春色或瀟湘霧迷如此之類謂之画題筆

法布置更在臨時山形不得犯重樹頭不得整齊樹藉山而為
骨山藉樹以為衣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要顯樹
之光輝若能留意于此者須心會于玄机

形理論

余嘗論画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
烟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失雖曉
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古而取名者必託于無常形者也雖
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取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
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講也世之工人或能曲

盡其妙而至于其理非博士逸才不能辨與可知于竹石枯木
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孳拳瘠蹙如
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
當其處合于天造厭于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歛昔歲嘗画兩
叢竹于净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
道臻師又画兩竹梢一枯木于其東齋臻方治四壁于法堂而
請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于理而深觀之
者然後知言之不妄

元豐三年端陽八日眉山蘇軾于净因方丈書之

東坡先生以雄文直節高一代而其英偉秀傑之氣發為翰墨者姿態橫生鋒穎道勁尤非時人之所能及帖文簡意足不易得也好事者宜寶藏之

至正十九年龍集己亥四月既望後學漢流宇文公諒

謹題

急雨苔溪小繫船手披翰墨憶坡仙故家文物今煨燼撫卷題詩一慨然

文忠公畫記有形理之說真能發古人未言之微惜湖州公竹枝不與俱傳俾今之畫家得不觀其自惜哉然文忠此記之妙似不專于畫即書家亦然點畫肥瘦者形也結構圓融者理也

形具而顯理隱而微形非理弗備猶文非理弗宣今作画之求于形似且不能况理乎書亦唯于形又鮮得其似若語于理無不憤然以為誕矣文忠公書本二王帖中來故机軸成家學者到中間妙處理形相傳非漫然塗抹已也此卷姑置画而重其書自當與文忠公並稱字内神物矣 丙戌冬日張靜題

此蘊文忠公行書画記真蹟卷在楮上宜入法書部曰論画之形理有會故留斯便覽

寫竹說餘見余竹史別松法見余松塵暈梅法見余梅花供

吳仲圭云墨竹之法作幹節枝葉而已而疊葉為至難于此不

工則不得為佳畫昔見于息齋學士譜中謂須宗文與可下筆筆要勁節寔按而虛起一抹便過少遲留則必鈍厚不銛利矣法有所忌學者當知粗似桃葉細如柳葉孤生並立如叉如井太長太短蛇形魚腹手指蜻蜓等狀均踈均密偏重偏輕之病使人厭觀必使踈不至零繁不至亂翻正向背轉側低昂雨打風翻各有法度不可一例塗去如染皂絹然也汝求余墨竹以為法切不可忘吾言之諄

董玄宰論畫

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輩一變

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不易會蓋臨摹最易神會難傳故也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倪瓚學北苑學一北苑耳而各不相似使俗人為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于世也

畫家以古為師進此當以天地為師每朝起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行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尔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樹詎有不入畫者將畫史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寒即是一家眷屬耳

畫家之妙全在烟雲變幻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
刻画不足學也唯以雲山為墨戲此語雖似過正然山水中當
着意生雲不用描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
稱生動之韻

雲山不始于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董北苑
好作烟景烟雲變沒即米畫也余于米虎兒瀟湘白雲畝悟墨
戲三昧故以寫楚山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寫中
州山馬遠夏圭寫錢塘山趙吳興寫雪雪山黃子久寫海虞山

山若夫方壺蓬閣必有羽人傳照余以意為之未知是否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令人從碎處積為大山此最是病古
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甚多要之取
勢為主吾有元人論畫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有筆墨者但有輪
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
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即是筆亦是墨

凡諸家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人聞片
語單詞可定其為何派兒孫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蓋大家神上品必于皴法有奇大年雖
俊爽不耐多皴遂為無筆此得右丞一辭者也

畫家以皴法為第一義皴法中以破網解索為難唯趙吳興得
董巨正傳要用此皴法脫畫院庸史習氣

幽亭秀木古人常繪世無解其意者余為下注脚曰亭下無俗
物謂之幽亭不擁腫經霜變黃者謂之秀木昌黎云坐茂樹以
終日當作嘉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疑寒亦堪對目

畫樹之法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之理其向背俯仰
皆于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

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
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枯樹最不可少時于茂林中間見
乃奇古茂樹唯檜柏楊柳桂槐要鬱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
叅差一出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木炭畫圈隨圈而點之正
為此也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畝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大樹及
近景叢木如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景
樹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別當直幹直枝多
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蔥似入林有猿啼虎嘯者乃稱

至如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董北苑畫樹多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畧簡于枝柯而繁于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清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意其枝頭須半明半暗又春二三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甚不可混設色亦須依此意

禪家有南北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着色山水流傳而為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驥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維摩始用渲淡一變鈞研之法其傳為張藻荆郭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見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峰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曰吾于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山下孤烟遠村天邊獨樹高原非右丞工于畫道不能得此句米元暉猶謂右丞畫如刻畫故余以米家山寫韻

趙大年畫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宗之士夫畫此一派又傳倪雲林雲林工緻不敵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為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令穰寫湖天森邈之景極不俗然不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于重山疊嶂有之趙未之能其妙也

元鎮自題獅子林畜余此畫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張伯雨題雲林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顧謹中題雲林畫云初以董源為宗泊乎晚年畫益精諳而書法漫矣蓋倪迂書絕工緻晚乃失之而聚精于畫一變古法

以天真幽淡為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爾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是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碎為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机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品格雖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為寄以畫為樂者也寄樂于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徑耳

向余集董太史論畫一卷今題跋內有者刪半矣

繪事名目

染 不描彩色塗染出

界 畫屋宇

臨 看真本對臨

傳 對面傳神

畫 則

白描

淺絳色

五色幹淡

大着色

古今描法

一十八等

高古游絲描 十分尖筆如曹衣

鐵線描 如張叔厚

馬蝗描 馬和之顧興裔類一名

混描 人多描

曹衣描 魏曹不興

橄欖描 江西顏輝也

柳葉描 似吳道子觀音筆

渲 鋪毛謂之染渲

描 白描人物

模 用紙塌影

寫 花果州木禽獸寫生

水墨

輕籠薄罩

吳裝

琴絃描 如周舉類

行雲流水描

釘頭鼠尾 武洞清

撇頭描 秃筆也馬遠夏圭

折蘆描 如梁楷尖筆細長撇納

枣核描 尖大筆也

竹葉描 筆肥短撇納

戰筆水紋描

柴筆描 粗大減筆也

皴樹法

松皮如麟皴 寫針有鼠尾蝴蝶

柳身皴 如交叉

梅身要點擦橫皴

樹枝四等

丁香 范寬

火焰 李遵道

減筆 馬遠梁楷之類

蚯蚓描

柏皮如繩皴

麻皮皴

梧桐樹身稀二三筆橫皴

雀爪 郭熙

拖枝 馬遠

樹葉二十七等

描葉 有八等

着色葉 一十八等

皴石法 會集諸名家論

麻皮皴 董源

泥裡拔釘皴 夏圭師李唐

頭山丁香樹

大斧劈皴 李唐

米元暉拖泥帶水皴

靜存處士續增十七等 倭形狀在繪指事指

墨葉 一等

短筆麻皴 巨然法江貫道師也

雨點皴 范寬 俗名芝麻皴諸

小斧劈皴 李將軍劉松年

長斧劈皴 許道寧顏輝是也名

先以水編抹山形坡石大小之處然後醮

珊瑚紋
附錄

又有亂雲皴

彈湊皴

鬼面皴

骷髏皴

馬牙勾如李將軍趙千里先勾勒成山却以大青綠着色方同
螺青苦綠碎皴染兼泥金石脚

寫石二十六種

飛白無色竹蘭上用
雲母中等

山字大青石

太湖大黑石
盤陀

石筍上尖下大

佛座大石
鬼面

骷髏與上全

獅子可大石

卧虎全上

羊肚白色小石植竹

馬牙勾描

馬鞍半大石

鵝子小碎石

鷹座大石

蚌蛤小石

牡礪如雲母

蝦蟆

彈窩大石

漿腦白粉點出小石亦可置盆

筆架勢如山

挿劍細長如劍

坡脚亂石

靈碑青黑色仕女

勾勒白描

點苔

古多有不用點苔者恐礙山脉之巧障皴法之妙今人画不成
觀必須叢點不免有媿女添痴之誚若攢苔如伸圭渴苔如叔
明乃得个中之旨

染雲

丹湖圖

附錄

雲要湧起勢如飛動着色雲頭色要現雲脚要淡無踪影為妙
董源山水上深墨描成雲淡苔綠逐染馬夏用秃筆淡描指甲
雲亦以淡苔綠逐染若元暉彥敬山水上積染出懵懂雲借絹
地而成雲也至青綠山水淡墨細描白雲或粉染出或粉細
絲省

破墨

唐伯虎云作画破墨不宜用井水性冷凝故也温湯或河水皆
可洗磨墨以筆壓開飽浸水訖然後蘸墨則吸上勻暢若先蘸
水被水冲散不能運動也

濃淡

徐克暖妹由筆山水中凡画遠山峰青色露尖一切上濃下淡
此何理也因極意觀審久驗其不然上下濃淡湏一色乃得但
為雲所掩隔腰脚者則變換耳前人未嘗言及

去取

丹青志画山不画小画水不画均画石不画巧画樹不画孤画
路不画直画境不画重画貴不画醜画賤不画清画錯不画俗
画古不画今

兼擅

畫者六書象形之一故古人金石鐘鼎隸篆往々如畫而畫家
寫蘭寫竹寫葡萄寫梅多兼書法然畫用焦墨生氣韻書用淡
墨生古色

好尚

唐喻鳧曰我詩無鉛粉羅綺宜其不售畫而同之嘗見黃子久
山水一幅上有句曲張雨詩由來老筆荆關輩施粉施朱笑後
生

米南宮海嶽齋陳方叔常寄雲林簡云此畫拙古俗眼罕識前
輩嘗評其畫云大米造妙入無言雲林胸次清曠筆意蕭遠當

咄々逼真矣暇日能寄小幅否耶

倪迂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惟
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蹊逕之外餘皆從陶
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承色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
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橫習
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孝廟時直畫史鍾欽禮王懽王諤善山水歛嘗畫萬里長江畵
進上 孝廟悅之別索絹令畫十幅至三四而死其吳偉善人
物嘗為 皇太后傳神 孝宗手捧絹格沒旁跪覽焉呂紀善

翎毛藝冠一世張璠善花果尺寸之楮人輒貴之林良芦雁即
古人亦不能及邊景昭花鳥細巧工緻為當時獨步云見左輔
王維禎掠閒錄

鈴記

郭熙画于角有小熙字印趙大年永年則有大年某年筆記蕭
照以姓名作石古文書崔順之書姓名于葉下易元吉書于石
間宋思陵有御書之寶印書後有御書瓢印王晉卿家藏則有
寶繪堂方寸印米元章有米氏審定真迹等印或用團印中作
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主所藏則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

陳簡齋則有無住道人印記蘓武功家則有許國後裔籀耆國
老等印東坡則用一寸長形印文曰趙郡蘓軾畝籍吳傳朋則
曰延州吳悅曰吳說私印

功助

余觀画之術非細也畚山林岩壑則使人忘囂塵志澹泊畝川
澤河海則使人心胆踈通神氣 蕩畝宮室則能營計畫登布
指高下使人身如可居狀若可入畝鬼神威貌則使人起敬畝
父子提携則使人知孝畝君臣上下節義則使人知忠畝昆弟
夫婦而友愛之情生畝賓主而揖遜之儀見以至為兵為刑而

愚人孺子見而亦知惕惧善感惡勸入之深初之易吾謂他無
如也是將可與文章並齒其助道之功豈淺乎美哉斯術之
可尚者如此

珊瑚網畫法附錄一馬終



程